

小型戲曲

追叔保堤

錢元亮作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追叔保堤”里的刘彩英是農業合作社的女副社長，他叔叔刘老貴受了富農挑唆，不顧社里的修堤防水緊急任务，竟私自拉了牛想到外村去掙錢，大伙对这事很有意見。刘彩英为了全社利益，冒着狂風急雨、忍着伤口的疼痛游过河去追上叔叔，并說服了他一起回来修堤，全体社員也在她帶动下——齐保住了河堤，战胜了洪水。

追 叔 保 堤

(小型戲曲)

錢 元 亮 作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

(北京香胡同7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新華書店發

*

8 号0781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3/16 字數15,000

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

印數：1—15,000

統一書号：T 10008·3

定价：(5) 八 分



時間 一九五四年梅雨季節。

地點 江苏省水稻地区。

人物 刘彩英——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青年團員，二十歲。

槐三伯——社員，軍屬，六十二歲。

胡小牛——修堤小組長，二十六歲。

陈海山——修堤副組長，二十四歲。

刘老貴——社員，刘彩英的叔叔，四十七歲。

車老九——富農，三十九歲。

徐永明——社長，三十二歲。

社員八九人。

第 一 場

清晨。村口的大路旁，盖着一个窝棚，这里原是秋收时守夜的地方，现在是修堤歇息的場所。

〔刘彩英掬着鋤头，挑着土担上。〕

刘彩英：（唱）晨星未落天初曉，

陣陣風吹白浪滔。

掬着鋤头急急走，

修好河堤防水湧。

啊！怎么还是清冷冷，

一个人兒沒有到？

噢！昨天晚上說得好好的，今天早些兒吃飯，在這里集合，一塊兒上堤，怎么一个還沒來？（槐三伯挑一担茶水上）槐三伯，大伙怎么還沒來？他們几个組，都上了堤啦！

槐三伯：（放下茶担）唉，我們这一組，看來要丟臉啦！

刘彩英：啊，为什么？

槐三伯：为了你的好叔叔呀！

（唱）昨晚說得好好的，

今天他也上河堤，

誰知隔了只一晚，

又变出新的花样來，

說什么老婆胃病發，

要去買藥走一回。

大家知道都有气，

說他分明有意想偷懶；

要請假大家都請假，

出了事故讓他担。

因此大家不上堤，

急坏小牛和海山。

刘彩英：当真嗎？小牛和海山哪里去了？

槐三伯：他們分头动员大伙去了。喏，不是他們來了！

〔胡小牛、陈海山同上。〕

胡小牛：（唱）菖蒲綠來榴花紅，

陈海山：（唱）人心不同各西东。

胡小牛：（唱）人要是不向大路走，

陈海山：（唱）九牛二虎拉不动。

刘彩英：小牛，海山，你們动员大伙怎样了？

陈海山：大伙随后就来。事情你知道了？

胡小牛：我們向大伙作了保証呢！

（唱）我們向大伙作保証，

說服老貴有彩英；

一定不准老貴假，

修堤保苗大事情。

〔社員們都手拿修堤工具上。〕

胡小牛：大伙都來了。

刘彩英：众位伯、叔、哥、弟，你們先上堤去，我一定不准我叔叔的假。

社員甲：彩英，不是我們故意給老貴过不去，可是这一回突击修堤，火燒眉毛般的大事，他要变着法兒偷懶，可不成！

刘彩英：我馬上去叫他上堤。

陈海山：好！小牛你和彩英一同动员老貴去，我和大伙先上堤。（与众同下）

刘彩英：小牛，我們也走吧。

桃三伯：老貴不是來了嗎？

胡小牛：想往小路上溜了。彩英，叫住他，別讓他溜！

刘彩英：（高聲地）叔叔！叔叔！……

〔刘老貴上。

刘老貴：彩英，我正要找 you，向你請个假。

刘彩英：請假？怎么又要請假？請假應該向小組長請啊！

刘老貴：（白了胡小牛一眼）拳兒打出，臂膊弯進，旁人哪顧你的死活！

（唱）拳兒打出臂弯進，
這話說得不差毫分；
旁人哪顧你死活，
痛痒相关骨肉親。
你嬌母昨晚胃病發，
疼得發了几次昏；
因此我上城買藥去，
也是一樁大事情。
誰知道人家組長不准假，
咬緊牙关也無法；
修堤要緊我知道，
無奈家中有病人。

胡小牛：迟不病，早不病，偏偏在这要緊关头生病！

刘老貴：难道生病还揀日子！

刘彩英：（唱）既是嬌母發了病，

胃病藥，我媽那里有余贖。

叫槐三伯去拿一拿，

我們且自上堤行。

槐三伯：好的，好的，我來替你拿去。

刘老貴：且慢，再說再說……唉！河堤春天修过，怎么現在

又要修，不是襖上加袍，多这么一回事嗎？

刘彩英：噯，叔叔，你哪能这样想法！

（唱）今年水發特別早，

一到黃梅水位高；

叔叔不要太大意，

大水不和你开玩笑。

南堤緊靠白龍蕩，

这段工程最險要；

水位离堤沒半尺，

危在目前心胆搖。

日內要是再下雨，

眼看河堤不能保；

全堤財產非兒戲，

哪能看得輕飄飄！

支書会上說得好，

搶修排澇莫辞勞。

我們社應該作榜樣，

負責南堤要修好。

大伙这时都上堤，
我們也該上堤跑；
叔叔你不能三心并兩意，
修好河堤保秧苗。

已經轉了社，社外農民都在望着我們，我們帶頭干
起，他們也就跟上來啦！

槐三伯：老貴，你也是个老庄稼了，这几天炊烟迷眼，鷄埕
發臭，日內还有大雨來哩！好啦，別三心兩意啦，跟着
你姪姑娘上堤去吧！我替你拿藥去。

刘老貴：不用不用！（慌忙拖住槐三伯）既是一定不准我的假，
我也得回家拿家伙去，藥我自己去拿好了，何必要你跑
一趟！

刘彩英：那末叔叔，你快去快來；小牛，我們先上堤去吧！

（和小牛同下）

槐三伯：我送茶水去。（挑着茶桶下）

刘老貴：唉！可恨我姪女兒一点不賣人情。

（唱）彩英办事太認真，
一点不肯賣人情；
修堤重要我知道，
無奈另外有原因。
有心硬着头皮不上堤，
只怕大家不答应；
这不好來那不好，

左右兩难心不定。

〔刘老貴低着头慢騰騰的往回走，車老九拿着鉄鍊沒精打采的走來。

車老九：（險些和刘老貴撞个滿怀） 喂！老貴哥，你不是說要到塘那边去，怎么还在这里？

刘老貴：不准假哪，有什么办法！

車老九：怎么？你是副社長的親叔叔，她又領導着你們这一个小組，怎么会不准你的假？

刘老貴：还用說！

車老九：彩英也太不顧你的体面了！

（唱）彩英真是鉄面公，

当起社長不認親。

全不想自己爸爸早亡故，

沒有你叔叔怎長成！

怎么說如今長大羽翼滿，

把你拋在九霄云！

这样沒良心真少有，

連我旁人也不平！

这丫頭当了一个副社長，就眼睛搬上頭頂心，把你親叔叔也不放在眼里了。

刘老貴：这丫頭平日对我还不错，就是在緊要关头，公啦，私啦，分得太清！

車老九：你究竟到塘那边去干嗎？

刘老貴：（唱）我老婆的兄弟昨天來，

告訴我賺錢好机会。

塘那边沒有轉社牛又少，

十成田還沒蒔二三。

你想想一个人工一条牛，

每天可賺五六塊；

我因此推說買藥去，

掉个槍花想溜开，

誰知这丫頭不准假，唉！

眼睜睜有錢不能賺！

車老九：哈哈！你也太老实了，要是我呀，老早去了！你总是

是副社長的親叔叔，犯点小錯誤，难道会叫你吃官司！

大不了吃一頓批評，錢可上了腰包啦！

刘老貴：只是牛租給了社里啦，牽了去掙外快，只怕也不行！

車老九：這兩天牛反正閑着。租給社里，你几曾拿过一个錢！顧慮它什么！要說怕人家說話，你也生着嘴巴呀！

（唱）你就說老婆娘家來人邀，

邀你搶种排水澇；

好親戚总難坐着看，

幫他們搶种也緊要。

親幫親來鄰幫鄰，

冠冕堂皇理正道。

彩英也不好埋怨你，

誰敢噉咕噉嘮叨？

反正修堤人多，不少你一个；你不出工，橫豎沒工分掙，跟大伙有什么相干！

刘老貴：（想了一下，把足一頓）我去！

車老九：是呀！早去早賺錢，不用前怕狼、后怕虎的！（刘老貴点头从上場門下）唉，这不是个挺好的賺錢机会嗎，可惜我不能去，却在干这个吃力不見錢的苦活，倒霉不倒霉！

（唱）自从成立生產社，
我的財路处处断；
要做買賣沒处做，
也沒人租我牛和船！
本來逢这大水天，
是我掙錢好机会；
如今有錢不能掙，
督着我也要上堤岸。
我煽得老貴掙錢去，
不怕大伙不火冒穿，
攪得他們散了伙，
那时才称我心願！

（听見槐三伯的咳嗽聲）哎呀，槐三來了，这家伙仗着是个軍屬，最是嘮哩嘮叨不好弄，走吧！（下）

〔槐三伯挑着空桶从下場門上。

槐三伯：（边走边望着后边）哼，車老九这家伙拖拖拉拉到这时候才上堤！（望着前边）唉，老貴不爭气，到这时还没來！

（唱）老貴脾气改不好，
这时候还没上堤跑；
不要他不听彩英話，
自說自話上城了；
大伙知道准冒火，
少不得又要發牢騷。
豈不給彩英添麻煩，
叫我看了也心焦！

一担水倒喝光了，再去挑一担來吧！（从上場門下）

〔社員甲、乙从下場門上。〕

社員甲：半天了，歇歇吧。（在窩棚里坐了下來，摸出烟袋來吸烟）

社員乙：老貴到这时还没來！

社員甲：彩英別的都好，就是对这个叔叔太照顧了些。

（唱）彩英別的都很好，
就是对老貴照顧太周到；
动不动說他年紀大，
总是把輕活叫他搞。
可就是只要哪里有錢賺，
他更比小伙子往前跑；
今天他死活要請假，
說不定到哪里去賺鈔票。

社員乙：是呀，准是到什么地方掙外快去了！

〔槐三伯挑一担茶水上。〕

槐三伯：（自言自語地）不是奇怪嗎，他牽了頭牛到什么地方去呀？

社員^甲_乙：槐三伯，你說誰呀？

槐三伯：老貴牽了頭牛往東邊去了。

社員甲：当真嗎？

槐三伯：走得風快，頭也不回。

社員甲：哼，准是到塘那邊找外快去啦！

（唱）他牽了耕牛往東跑，

准到下塘把外快找；

塘那邊牛少沒蒔秧，

好多人到此把工邀。

包耕田每畝兩元外，

急來求佛工價高；

老貴准是得了訊，

因此不肯修堤了。

社員乙：對咯，准是這樣！

槐三伯：想不到老貴還是這種思想！……

〔徐永明上。〕

社員^甲_乙：社長來啦。

徐永明：你們在歇着嗎？堤上怎樣了？

社員甲：堤上嗎，反正有副社長在領導着！……

徐永明：怎么？

社員乙：都是为了老貴，大家对彩英……

〔彩英瘸着腿從下場門上，走到窩棚口，不覺止步。〕

徐永明：对彩英怎么样？

社員甲：（唱）只为老貴不上堤，

大伙都有些不服气。

明知道是彩英縱了他，

嘴里不說情緒低。

社長你倒看看去，

給大伙加油打打气。

徐永明：彩英为了她叔叔上了几歲年紀，有些地方的确太照顧了些，我在別的小組里也曾听到过这样的說法；这是不應該的，我們得向彩英提提意見。

刘彩英：（在棚外听得清楚，心中十分难过，唱）

听他們說話心难过，

埋怨自家有錯誤；

我因为叔叔上了年歲，

凡事确实多照顧，

誰知反是慣了他，

难怪人家批評我。

我本來为了腿受伤，

想歇息片刻再干活；

可就是人家正在談着我，

倒叫我不能進窩棚。……

〔彩英正在進退兩難當兒，忽然被槐三伯一眼瞧見。

槐三伯：彩英，你怎么不到里边來歇息呀？

〔彩英既然被他們看見，也就進了窩棚。

徐永明：（發現彩英腿上有傷）彩英，你負了傷了嗎？

刘彩英：給破碗片划了一道小口子，沒什麼要緊。

徐永明：讓我看看。哎呀！怎麼說是一道小口子，傷勢不輕呢！

（唱）這道口子划得大，
好像孩子小嘴巴；
血水不住往外淌，
哪能再下水把土扒？
還是這裡歇一歇，
我來替你扎一扎。

〔徐永明和槐三伯忙着替彩英包紮。

徐永明：彩英，你的傷不輕，還是回家去歇一天，敷點藥吧。

刘彩英：（背着大家考慮着，旁唱）

剛才大家批評我，
提的意見不算錯；
我叔叔這時沒上堤，
難怪人家要冒火。
我應該立刻回家去，

叫叔叔上堤莫含糊；

不能讓堤工受影响，

公私分明意見無。

（回过身來对着大家）

好，我回家歇一回去。堤上么，社長你多照顧一

点。（从上場門下）

社員甲：（自言自語地）哼！一点伤就回家歇息，真是個副社長！

徐永明：大家上堤吧，老貴不出工，可以批評他。看，風勢又變了，只怕馬上又有雨來，我們得加一把勁。

社員^甲_乙：（懶洋洋地）好，上堤吧。（同下）

槐三伯：唉！老貴太使乖了，別怪大伙生氣，連我挑茶送水也沒了勁啦！（挑着茶担下）

——幕 落——

第 二 場

時間 緊接前場。

〔田野里一片青蔥，遍栽新秧，水波微動；堤岸外白浪滔天，風濤險惡；天色轉變，烏雲奔騰，暴雨即將到來。〕

〔劉老貴牽着耕牛急急上。〕

劉老貴：（唱）野菜花旁牡丹開，

野菜牡丹惹人愛；
老九說話講得對，
有錢不賺是痴呆。
牽着老牛急急走，
只怕旁人來看見。
啊！忽然又是北風起，
当真又有大雨來。

〔霎时雷声隆隆，电光閃爍。〕

哎呀，当真又有大雨來哩！

（唱）老天爺不要开玩笑，

唵閃唵閃电光照；

眼見暴雨立刻到，

進退兩難都不好。

要是当真破了堤，

這場灾禍不得了；

有心回家把堤保，

心中難捨賺鈔票。

老九說得不錯，修堤人多，不少我一个，不用顧慮
这、顧慮那，快走吧！

〔刘彩英急上。〕

刘彩英：（唱）剛才急急把家回，

叫我叔叔上堤岸；

誰知他已不在家，